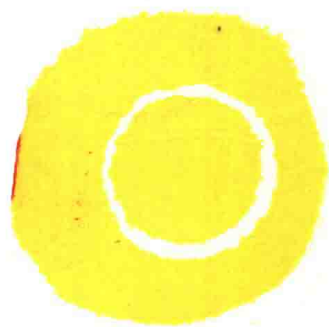




水牛牯

阳 春



水 牛 牯

阳 春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中篇小说，写的是大革命时代的事，红军长征去了，在江西齐云山的游击队和上级失去了联系，队长便派水牛牯老罗带郑小山（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我”出现）到油山找陈毅请示并沿途建立地下联络点。作品就是写郑小山跟水牛牯去油山途中所经历的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很新鲜，紧张惊险，曲折多变。文字流畅。郑小山、水牛牯、聋牯以及化名老刘的陈毅将军等的形象都塑造得相当生动而有光彩。

责 任 编 辑：杨 植 材

封面设计、插图：王 金 泰

水 牛 牯

Shuiniug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0,000 开本 787×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16}$ 插页 2

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8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

书号 10019·3834 定价 0.57 元

目 次

第一章	第一站	1
第二章	大火真君庙	23
第三章	高高的青龙山	46
第四章	呵！云松	69

第一章 第一站

红军长征以后，我们这支在齐云山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已经半年多没有和上级领导取得联系了。派人出去，设法迅速地建立一条从齐云山到油山之间的联络系统，这就是我们这支游击队的当务之急。可是，派谁去执行这个重大的任务呢？我们全体队员，正在一个破烂不堪的造纸棚里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的队长黄牛同志（外号叫黄牛牯），在棚子中央走过来踱过去，那支包了一块红布的快慢机，在他的屁股上一拍一拍地响着。由于没有灯，棚子里只点燃了一根松枝，四周黑糊糊的，谁也看不清他的脸，但是，我敢说，他厚嘴唇上的那个痣，这时候一定是血红血红的。我是他的特务员，我知道他每逢动脑筋的时候，那个痣就会红润起来的。他走着走着，突然站住了，双手叉着腰大声地喊道：

“水牛牯！”

“水牛牯”是我们罗连长的绰号，这个腰圆背阔，壮实得象头牛一样的汉子，从“造纸祖师蔡伦”的神台上蹦了下来：

“报告队长，我在这里。”

“你参加红军五年了吧？我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打鱼出身，水上岸上，世面见得多……”黄队长拍拍他的肩膀，“另外，再配给你一个助手，至于谁来担任，由你自己选好了。”

棚子里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大家都望着老罗。老罗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然后两只手又在屁股上不断地搓擦着，只听见他那双粗手与他那条黑布裤子的摩擦声。黄牛队长耐不住这种静默，伸出左手（他是左撇子）把插在墙上的松枝拿下来：

“来来来，我给你照亮，你看看，选哪一个好。”

乌烟袅袅的松明在同志们面前缓缓地移动着，当火光照到我的脸上时，老罗忽然伸出手，用两只指头钳着我的鼻子，把我拉到棚子中央，同志们立时哈哈大笑起来。

站在老罗身边，我还没有他的肩膀高呢。

“我能行吗？”我讷讷地说。

黄牛队长用手端着我的下巴：

“你的父母都给国民党杀了，你和蒋介石有不共戴天



之仇，另外，你才十五岁，又有阉鸡的手艺，这正好做掩护。我看水牛牯的眼力好！就这样定了。”

当晚我们就出发了。黄牛队长把我们送到齐云山

口，他说，你们的第一站就是云水河畔的大富圩，那里有一家良友文具店，店里有位名叫潘文山的工友。当年入党时，由于他自己的要求，一直没有公开过他的党员身份，红军撤出根据地之后，他恐怕还没有暴露。到了那里，可以先找他接头，然后再商量建立秘密联络站的问题。黄牛队长最后说：

“到了油山，见到了陈毅同志，代大家向首长们问候，赶快把特委的指示带回来。”

齐云山四周围的村子都给敌人烧了，没有人声，没有狗叫，万籁俱寂，山谷里只听得黄牛队长和我们握手时，把手骨攥得格格作响的声音。

二

太阳刚落山，我们就赶到了大富圩。要进圩了，老罗说：“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我们装着谁也不认识谁。”

大富圩坐落在云水河北岸，有名的六眼大拱桥就在这里。小暑刚过，正是洪水泛涨的季节，汹涌的河水向那鹅胸一样的桥墩冲去，溅起一朵朵雪一般的浪花，哗啦哗啦响个不休。打鱼的爱江河，老罗站在云水桥上，望着那滔滔的河水入神了。为了不跟他走在一块，我只好装做

草鞋带子断了，坐在南岸的一株香樟树下，漫不经心地接我的鞋带。他磨磨蹭蹭，好不容易才过完这座长桥，进到大富圩去了。

进了圩，我在一家茶馆兼饭店的“平安客栈”里发现了他。他躺在骑楼下面的一张睡椅上，远远地看见了我，打了一个山响的哈欠，示意就在这家客栈住下。

客栈的老板，是个拐脚的小老头，他一瘸一瘸地把我带到楼上，推开一间房门对我说：

“小师傅，你就住这间四号房吧，隔壁三号房是刚来的那位大师傅住的，你们二位运气好，住上了我这个店最好的房间。你看，这后面就是吊楼，吊楼下面就是云水河。”他顺手把窗子推开，“喏，这河风呼呼叫地吹进来呵，既凉快又没有蚊子，包你一觉睡到大天光……”

老罗交待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了解一下环境，瞻前顾后，把四周围弄个清楚。这个喜欢说话的瘸老板竟无意中帮我介绍了。

吃了饭，我打了一桶水出来洗脚，听见老罗和瘸老板正在聊天。

“前些年，我曾到过这里卖纸，那时候，你们这个圩多兴旺呀，现在怎么这样清冷寡淡呢？”老罗问。

瘸老板把他的竹子烟袋从嘴里拔出来：

“大师傅怕是红军在这里当政那会儿来过的吧。不瞞

你说，后来红军白军在这里拉了几年锯，去年红军走了，对不起，这次白军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红字号的。不要说红字号的，连他们的家属也杀光了。”他从柜台里歪探出身子，用他那支长长的烟袋指着远处灰蒙的地方，“你看，店都烧了一大片呵。”

老罗顺着瘸老板的手向前看了看：“不是有一家良友文具店吗，也烧了？”

“‘良友’倒是安然无恙，只是它的刘老板今年春上突然归阴了，他老婆勾上了店里的一个工友，现在，‘良友’换号啦。”瘸老板又从柜台里探出身来，“你看，就在这斜对面不是，改名叫太山书社啦。既卖文具又出租图书。喏，那个戴眼镜的胖子就是新老板潘文山。一个多么老实的人呀，想不到竟时来运转，捞到了夫人又得了店，自己当起老板来了……”

瘸老板滔滔不绝地继续说着。可是老罗的两只手却在屁股上搓擦开了……

这时候，忽然从外面进来两个十八九岁的后生，“各位老板，有哪位要请挑脚的吗？重的，轻的，长途，短途，我们都挑。”这两个后生长得很清秀，然而，两个都是斜眼。他们斜着眼睛看了看躺在睡椅上的旅客，谁也不理答他们，于是，他们又一溜烟地跑了。趁着这个空当，老罗向我眨了眨眼，示意我先到太山书社去看看。

走进太山书社，我租了两本《绣像白蛇传》，刚刚坐下，便有人轻轻地蹭了我一下：“小老倌，等一下我们掉换着看吧，一本省一个铜板呢。”

我抬起头来一看，和我说话的正是刚才在客栈里吆喝着找货挑的那两个后生，一个肩膀宽宽的，脸蛋儿既清秀又棱角分明，另一个矮小些，腼腆、矜持，象个姑娘。他们原来并不是斜眼，而是打鸟眼——两人都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都在眸子上结了一个痂……

我没有和这两个青年搭话，我的任务是来观察潘文山的。

潘文山此刻正襟危坐在柜台里面，又白又胖的脸上，一副有着几层光圈的近视眼镜，架在他酒糟鼻的鼻梁上。一条银光闪闪的表链，从他的杭纺便褂的口袋里伸出来，忽悠忽悠地在胸前晃动着。他右手拿着一把蒲扇，轻轻地摇动着，说他是在扇凉吧，不象，说他是在赶蚊子吧，也不象，这大概就是当老板的风度吧。

“老板，你们买光廉纸吗？”老罗来了，他把一刀样品纸往柜台上一放。

“买呀，你拆开让我看看。”潘文山的胖手，在翻开的样品纸上来回地摸抚着，“你开个价吧！”

“我们老板交代，”老罗用手反复地比划了三下，“最少不能低于三块三角三。”

太山書社



潘文山怔住了，他取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然后戴上向四处看了看，定了定神：

“请问你们老板的宝号是……”

“洪——万——年！”老罗一字一句地说。

“呵！你是洪老板家的大师傅呀，恕我怠慢了，请，请里面坐，请里面坐。”潘文山很有礼貌地伸出一只手，示意老罗到他店后面的里屋里去坐。

这时，我发现坐在我身边的那两个独眼青年，似乎并不在看他们手上的书，而是一直在盯着老罗和潘文山。不到一支烟的工夫，老罗就出来了，那两个独眼青年看见老罗径直回了平安客栈，他们立即交了书，尾随着跟了过去。

难道老罗和潘文山之间的奥妙被他们发现了？我坐不住，也交了书回客栈去了。

回到客栈里，只见那两个独眼青年正在缠着老罗。

“老板，你不是有纸卖吗？我们来给你挑吧。”

原来真是两个捞货挑的脚夫呵。

老罗笑咪咪地对他们说：“小兄弟，对不起，我们自己有人挑呢。”

我和老罗住的房间，中间只隔了一扇薄薄的木板。上床以后，他轻轻地对我说：

“关系已经接上了，他说他明天去和几个基本群众联

系一下，再来回我的信。为了预防万一，我说我是一个人出来的，明天，你就到店门口阉你的鸡吧。”

三

第二天是当圩日，我在店门口摆开摊子之后，不到半个上午就阉了十几只鸡。老罗为等潘文山的回信，他泡了一壶茶，躺在我身边的竹椅上，佯装是个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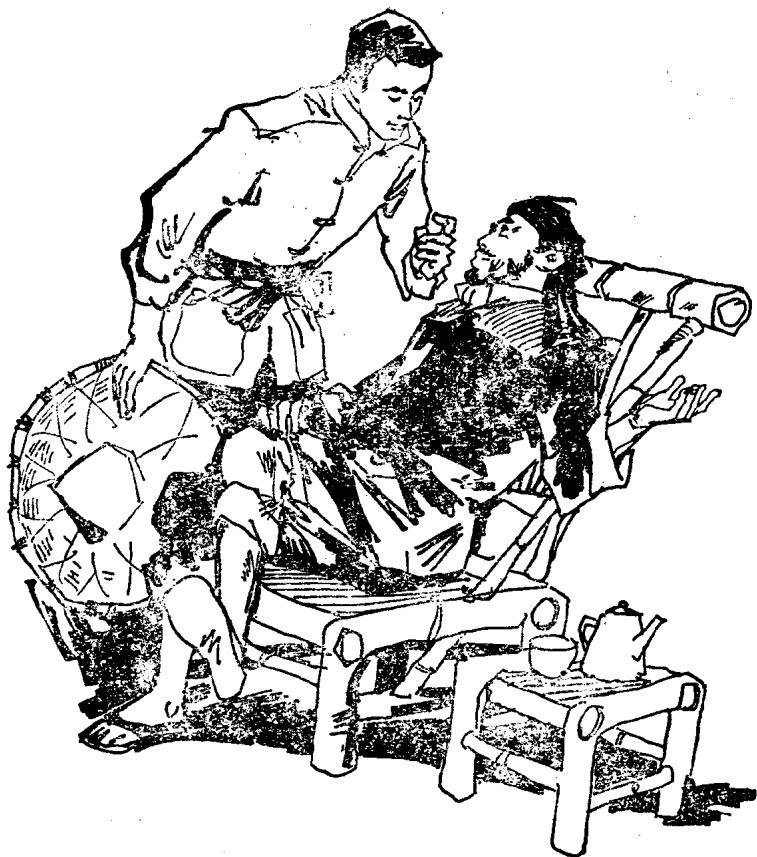
已经午后了，还不见潘文山来。那两个独眼青年却又来了。他们一边看我阉鸡，一边挤眉弄眼在细声地说什么，然后，那个身材较矮的青年走开了，但是，他并没有走远，只是站在我对面，靠着骑楼的柱子，在那里四处张望着。这时，那个身材较高的青年挨近老罗身边，弯着腰，轻轻地说：

“老板，你是卖牛牯的吗……你有黄牛牯吗……”

老罗没有理他，那青年却更挨近了些，四处看了看，然后低下头，在老罗的耳朵边上说：

“请问，你们认识黄牛牯吗？你们是黄牛牯的人吗？……”

我阉鸡的手不禁停住了，接着，我又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呆呆地望着这个问老罗的独眼青年。我的这些动作，被那个较矮的独眼青年看了个清清楚楚，他象发现了什



么似的向我笑开了，笑得那样亲热……我醒悟了，立即恢复了
了我的闹鸡动作。这时，只听得老罗说：

“小老倌，我是做纸生意……”

老罗的话还没有说完，站在我对面四处张望着的那

个小青年，忽然大声地喊了起来：“哪位要请挑脚的吗……”

弯着腰正在和老罗说话的那个青年一听，立即站了起来，也放声吆道：“哪位老板要请挑脚的吗？轻的，重的，长途，短途……”他们一边喊着，一边急忙地往圩尾上走去。

当两个独眼青年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潘文山却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大师傅，我又给你找来两个买主，怎么样，到敝店去接洽价钱吧？”潘文山说。

老罗一边打量着那两个穿便褂的顾主，一边慢吞吞地站起来，只见他们两只手在屁股上搓擦了两下，然后说：

“我看，还是先到这茶楼上谈吧，让这两位老板先看看我的货再说。”

那两个老板互相挤了挤眼，一个说：“也好，就到茶楼上谈吧。”

老罗和他们刚上楼，天上忽然响了一记闷雷，夏天的阵雨说来就来，一阵铜钱般大的骤雨，把街上的行人都赶到骑楼下面来了。这时，那两个独眼青年又在我面前出现了，趁着拥挤着躲雨的人们不注意，他们贴着我的耳朵说：“潘四眼是反水狗，你快去告诉那位同志，叫他快走，

我们有人会掩护你们。”

我正要弄清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杳无踪影了。

收拾好阉鸡的工具，我进了店正准备上楼，但是，我又想起了老罗一再交代的话，“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装做互不认识，千万不能暴露了关系。”

我停住脚，犹豫了一下，回过头来一看，只见五六个屁股后面带“脚包”的人进店来了。显然，这茶店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从各种迹象看，他们并没有发现我是什么人，因此我决定还是上楼去。

刚上了两步楼梯，忽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了起来：

“哪位要请挑脚的？长途，短途，重的，轻的，我们都挑呀……”

我想，这大概是那两个青年在通知我，他们的人已经来了。我没有回头，径直上了楼，进了我的四号房。

从板缝里看得清清楚楚，老罗和潘文山他们正坐在吊楼里。

“……红军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了，他们今天去的那条路，就是当年长毛石达开走的道，还有什么盼头呢？识时务者为俊杰，转到政府这边来……”

老罗仿佛不知道潘文山是在对他说话，他两只手在屁股上蹭擦着，眼睛直望着窗子外面的云水河。由于昨天天下过暴雨，现在又下，云水河里涛声震耳，满河雾气，朦